蜀山劍俠傳/28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八〇回　霞彩擁靈旗 萬里梟聲逃老魅　青蓮消血影 四山梵唱拜神僧

下一回▶

余媧祇圖擒賊擒王，不知是計。敵人又祇有一個，不便請同來二仙相助。滿以爲主魔乃敵人元神所化，祇要將其除去，立可成功。認定仙府奇珍威力至大，見狀怒喝：「無知老魔鬼，我不過有事羈身，便宜你多活幾日。在我手下還想逃命麼？」隨說，手掐法訣，朝外一揚，一口真氣噴將出去。金虹似急電驚掣，寶光大盛，祇閃得兩閃，便將主魔裹住，在裏面上下衝突起來。這時那金虹已繞成一個十多丈方圓的金球，將魔頭包住。眼看主魔在裏面由大而小，漸復原形，祇是跳動越急，繞護魔頭外面的一層血光也更強盛，並未消滅。

余媧方在奇怪，忽聽裴娥說道：「道友留意，敵人擅長玄功變化，莫要中了他的道兒。」余媧聞言，猛想起此寶何等神奇，仇敵已被困住，理應裹緊纔對，爲何光中空隙甚大，好似被甚東西撐住，莫要有甚詭計不成？心念纔動，定睛一看，裏面竟有一層黃影，由內而外將其繃緊。因都是黃色，不用慧目注視，絕看不出。最奇的是外層金光已祇剩了薄薄一層，魔頭仍在裏面跳動，上下飛滾。余媧方料不妙，未及回收，猛聽驚天動地，萬金齊鳴，一聲大震，金虹所化光圈竟被震成粉碎，上下飛射的殘光金雨，立時籠罩全山，高涌百丈舊光之下，宛如平地冒起一座金山，聲勢猛烈已極。余媧如非法力高強，幾被震傷。心驚急怒之下，正待施爲，忽聽身側溫、裴二仙同聲大喊：「老魔頭，你待如何？」余媧先見金塵高涌，仇敵所化主魔已由百丈光雨中衝空飛起。因爲至寶被毀，

心中恨極，祇顧注意前面，想要下手報仇。剛把手中玉盂一舉，一片冷光還未發出，聞言心中一驚，料有變故，忙把護身青霞飛起時，猛覺心頭一涼。同時瞥見仇敵仍是初見時原樣，頭下黃影並未絞散，突在面前現身，滿臉笑容，注視自己，立有一層黃影當頭罩下。余媧當時心神便覺有些迷糊，通身冷戰，幸而應變尚快，護身青霞同時飛起，雖未昏倒，已中魔法暗算。暗道：「不好！」忙用玄功抵禦。

另一面，裴娥將珊瑚杖上鐵瓢一指，便有一股紫氣飛向百丈金塵光雨之中，神龍吸水一般，祇一裹，一片金鐵交鳴之聲響過，全數收去；溫良玉將手中所持非金非玉，形如幽蘭，其大如杯的奇花微微往外一點，立有青白兩股雲氣朝前飛射出去。余媧事前並非不知厲害，所以約好幫手，想下制勝之策。到時，因見門人丟臉，助他們脫困的又是平日對頭，盛怒之下，覺着門人被困已久，自己因爲魔法厲害，不敢冒失來救，所約幫手好些推託，遲到今日方始趕到，門人已爲對頭所救。對頭索性就此動手也罷，偏是相持，不肯發難，分明算準自己要來，想較斤兩。自己如若不勝，再行動手，以顯他的法力。對頭這等軟鬥，處處使人難堪，表面還裝大方，使人無話可說。越想越愧忿，自恃所持二寶乃天府奇珍，便不照原定方略，意欲上來先給敵人一個重創，即便不能一舉成功，多少爭回一點顏面也好。誰知仇敵厲害，反將昔年費盡心力煉成的一件至寶毀去。而且驟不及防，竟爲魔法暗算，雖仗功力高深，還能支持，但極勉強。尤其仇敵魔影老在面前含笑而立，自身法力竟會失效。正在悔恨驚惶，強攝心神，幸而溫、裴二仙雙雙發動，老人準備就勢反擊的碎寶殘金，首被收去。溫良玉花上的青白雲氣又飛射出來，裹向身上，破了魔法。余媧神志立即恢復，平素雖然驕狂，畢竟修煉千年，深知厲害，好容易在千鈞一髮之間，把身前魔影去掉，元氣已經損耗不少。憑自己的功力，本來不應如此大敗，全由驕敵疏忽所致。這不是慪氣的事，反正人已丟定，如何還敢戀戰。這纔飛退回來，滿面愧忿，與溫、裴二仙一起。

對面尸毗老人也是情急心橫，知道強敵環伺，吉凶難料，竟起兇心殺機。將金球震破以後，既想利用那些殘碎神金去傷敵人，又想乘機將余媧元神吸收了去，助長神魔威力，大舉報仇，一網打盡。沒想到溫、裴二仙胸有成竹，法力又高，全被破去不算，本身如非飛遁神速，幾爲太虛清寧之氣所傷。老人方在驚怒，猛聽遙空中似哭似嘯，傳來一種極淒厲的異聲，知道又來強敵鳩盤婆。也是背運當頭，明知鳩盤婆來去如電，聲到人到，因是另有強敵當前，先前又喫了點虧，志在報復，正施魔法，一時舉棋不定，微一遲疑，敵人已經飛到。雲幄中衆人先前覺着余媧等三仙來時仙雲馭空，凌虛飛瀉，快得出奇。不料鳩盤婆來勢更快，異聲纔一入耳，一個年約四旬的醜怪婦人，已隨着一股黑煙飛落場中。雖然好多人均未見過，但那來勢早有傳聞，一望而知是那赤身教主鳩盤婆親自趕

到。眼見之下，比起傳聞更覺醜怪。

原來鳩盤婆身長不過四尺，生得又瘦又乾，和殭屍差不多。頭作鳩形，面黑如墨，一雙碧眼兇光隱隱。通身赤裸，祇在腰間圍着一條鳥羽、樹葉交織而成的短裙，上身穿一件同樣材料的雲肩，金碧輝煌，好看已極。和魔女鐵姝裝束差不許多，祇是有一蓬黑紗籠罩全身，看去似煙似霧，不知何質所制。她的手腳均和鳥爪一樣。左手拿着一根鳩杖，鳩目閃爍放光，口中時有彩煙嫋動。此外並未持有甚麼法寶。不似鐵姝頭肩等處，均有刀叉那等全身披掛。神態也極嚴肅。身外黑煙厚約尺許，宛如一條七八尺高的人形氣團，當中裹着這麼一個怪人。黑煙也停在地上，並不飛動。衆人正看之間，鳩盤婆已先發話道：「尸毗老人，別來無恙？老身本定今日抽暇前來領教，到此纔知尚有多人與你鬥法。我素不願乘人於危，但又不肯虛此一行，多少須見一點意思。好在你那神魔必送敵手，留它無用，事急反噬，更多操心，不如暫借老身一用。今日你如無事，隨時請往我那裏，親自討回如何？」說時，雙方已經動手。先由老人主魔頭上發出五色奇光，朝鳩盤婆射去。鳩盤婆忙把鳩杖一搖，鳩口內也迸射出大股彩煙，將其敵住。開頭雙方還能扯直，兩句話過去，魔口內又噴射出大股黃光血焰，鳩盤婆面色立現緊張，兩臂一振，上身所着雲肩（名爲祕魔神裝，乃赤身教中最厲害的五寶之一）立發出一蓬暗碧光華，將其敵住。同時鳩盤婆左手向頭一拍，隨見一個長約半尺，與鳩盤婆同樣的小人，由頭頂升起，在一幢尺許大的碧光籠罩之下懸在頭上，意似戒備，並未出鬥。

雙方都是魔教中的高明人物，互知深淺。爲防兩敗，所煉神魔均未使用，各憑本身功力拼鬥，看去反沒有先前火熾。老人身形已幻化爲二，一個去與溫、裴二仙相鬥，一個則與仇敵互用魔火邪煙噴射，相持不下。老人一心兩用，分身應敵，有點爲難神氣。那鳩盤婆也似強敵當前，表面強作鎮靜，口中發話，實則也是故作從容，絲毫不敢鬆懈。魔光火焰，對面衝射，互相時進時退，相差也祇兩丈出入，急切間也看不出誰佔上風。老人早就怒極心昏，又見鳩盤婆元神已經飛起，正待與之一拼，剛怒嘯得一聲，忽聽空中有人笑道：「老魔頭日暮途窮，衆怨所歸，還不省悟麼？」聲纔入耳，鳩盤婆話也說完。老人這裏還未下手，猛聽羣魔厲嘯之聲。同時瞥見魔女鐵姝同了幾個赤身魔女，忽然現身；另有九個粉妝玉琢的女嬰，電也似急，齊朝身後神魔撲去。兩下裏一撞，十二魔頭立時縮成拳大，被那九個女嬰和魔女各抱一個，騰空便起。老人也是一時疏忽，明知鳩盤婆詭詐多端，雙方法力差不許多，此時乘機來犯，佔了不少便宜。因來勢特快，又在對面發話，已經動手，彼此無暇分神。先前因爲余媧等來敵太強，既恐神魔措手不及，爲敵所傷，又欲以退爲進，先把神魔護住，藏向先前暗設魔陣之內，少時用以誘敵，一舉成功。無如形勢匆迫，強敵相繼飛來，兩頭兼顧，未免心亂。沒想到鳩盤婆暗帶門人

前來，又是行家，魔陣攔阻鐵姝不住，鳩盤婆再特意激將，使其分神，一時疏忽，竟被鐵姝用九子母天魔，冷不防乘隙將神魔盜去。

老人一着急，不顧再與敵人爭鬥，立縱魔光追去。不料鳩盤婆早有準備，元神電一般急飛起，祇一閃，便到了老人前面，攔住去路，兩下撞在一起，鬥將起來。就這稍微停頓之間，鐵姝已帶了神魔，長嘯一聲，化爲一溜黑煙，剛要往空射去。猛瞥見一片金霞，光牆也似橫亘天半，攔住去路。鐵姝素性恃強，見狀大怒，左臂一揚，三把金刀剛剛飛將出去，忽聽滿山梵唱之聲。同時接到師父鳩盤婆的警號，令其放下神魔速逃。百忙中定睛四顧，梵唱之聲與平常和尚唸經並差不多，阻路金霞雖然神妙，憑自己的法力，並非不能抵敵，何故如此膽怯？不禁奇怪。鳩盤婆原身本在黑煙籠護之下，凌虛而立；元神正與尸毗老人主魔相持，未分勝敗。不知怎的，發完速退警號，碧光一閃，連元神一起不見。尸毗老人立時回頭追來。鐵姝知非敵手，又聽乃師在歸途上連發傳音警號，催令速回。同行魔女又已經奉命先逃。猛想起來時師父曾說，此行不過踐約，出氣未必如願。鐵姝知道除了自己的敵人之外，還有幾個極厲害的對頭，因有仙法隱蔽行蹤，推算不出心意，如與自己作對，暫時雖然不怕，後來卻是隱患。按說最好不來，一則惡氣難消，再則自己借與天門神君林瑞和薩若那的幾個神魔均被仇敵毀去。當初借人，原想師父近年法令更嚴，不許無故傷人，而自煉的幾個神魔又不能久斷血食，借與林、薩二人，由其自行放出，吸收生魂精血，與己無關，交了朋友，還可增加神魔威力，何樂不爲？不料全數葬送，好生痛惜。鐵姝既恨老人傷她，又想所煉神魔功力已深得多，師父恰算出老人當日慘敗，正好趁火打劫，再三哀求。鳩盤婆本極愛她，因恨仇人欺人太甚，便趕了來。師徒說好應變必須機警，知進知退；否則仇報不成，還要喫虧。這時雖見乃師逃退匆忙，必有原因，終以到手之物，不捨拋棄。一見仇敵追來，上空又被金霞佈滿，意欲穿地逃走。哪知微一遲疑，尚未將神魔放下，那九子母天魔所化的嬰兒和魔女一同忽然不見，神魔重又飛起。知道師父見己違令，將九子母天魔收去，同門也被召回。先擒神魔尚未祭鍊，不能隨意隱遁，現既棄去，便能來去自如。想起仇敵可惡，何不趕往魔宮擾鬧出氣，即使戒備森嚴，不能深入，多少也可出氣。反正天空路斷，非由地底逃走不可。鐵姝心念一動，立即往下飛逃。

這原是瞬息間事，雙方動作俱都極快。鐵姝剛剛飛出不遠，猛看見前面一道青光擁着一個手長腳短的畸形醜女，後面兩道血光擁着兩個頭頂金蓮花的短裝道童，迎面飛來。百忙中不曾看真，那三人又是首尾相銜，看去好似一路。鐵姝不知前面的正是三湘貧女于湘竹，後面是田氏弟兄，誤認作同是仇敵。恰好於湘竹因往魔宮暗算，觸動禁制，身受重傷，飛遁出來，迎頭遇見魔女，後面隨着尸毗老人，也把雙方當成一路。于湘竹膽寒

情急之下，想用法寶擋上一下，再往斜刺裏遁去。不料平日兇橫，惡滿數盡，手中一團青色雷火剛閃得一閃，魔光已由鐵姝手上發出，照向身上，想逃已是無及。本來連元神也被吸去，總算死運還好，身剛往下一倒，便聽空中一聲清叱，一道經天白虹，中雜無量亮若銀電的毫光，忽自對面飛射過來。鐵姝猛覺身後冷氣寒光，從頭下照，全身立被裹住，仇敵又在後面緊追不捨，知道不妙，忙用金刀自斷一截手指，化爲一溜血焰，穿地逃去。老人正發號令，命田氏弟兄速發動地底禁制堵截時，自身也被銀光裹住。

原來那銀光正是余媧所發。因自先前敗退以後，正在切齒痛恨，忽見鳩盤婆隱形遁走，鐵姝捨魔而逃，老人隨後追去，忙把玉盂中寶光發出。本心是想乘機下手，先將十二神魔除去。忽見愛徒于湘竹由魔宮內負傷逃出，隱形法已爲仇敵所破，忙指寶光前去接應，愛徒已爲鐵姝所殺。越發悲忿，再指寶光去擒鐵姝，又被逃走。老人追來，恰被就便裹住。方要施展魔法破那白光，忽然一閃收去，猛覺心靈上起了警兆。回頭一看，魔宮上面忽現出六座數十丈高大的旗門，整座神劍峰魔宮已被金光祥霞佈滿，仙雲遍地，瑞靄飄空，照得大千世界齊幻霞輝。內中的六座旗門在祥光彩霧之中時隱時現，正由大而小，往雲幄前面收去。當中裹着那十二神魔，已被困入旗門之內，閃得一閃，便即無蹤。同時，老人心靈大震，纔知敵人暗中設有六合旗門，神魔已爲所毀。急怒交加之下，意欲施展諸天十地如意陰雷與敵拼命，更不尋思，飛身便往旗門之中衝去。

這時余媧已被白髮龍女崔五姑趕來婉勸，說：「今日之事，早有預定，尸毗老人命不該絕。祇因他那本身元神已與陰陽神魔合成一體，受其暗制愚弄，纔有今日之事。貧道等爲了機緣未至，還須等一位有大法力之人前來化解，否則早已下手。此人煉就阿修羅不死身法，祇能勸其歸善，除他極難。少時他必情急拼命，施展諸天十地如意陰雷，這座神劍峰方圓千里之內，不論人物，齊化劫灰。道友可帶了令高足迴轉仙島，免得見此慘劫；否則暫時請作旁觀，容貧道等代勞除魔如何？」余媧一聽，老人竟不惜損耗三數百年的功力，爲此兩敗俱傷之計。知道這類祕魔陰雷，比軒轅老怪、九烈神君所煉不同，因以本身真氣助長兇焰，威力之大不可思議，方圓千里，死圈之內，仙凡所不能當。自己雖然防身有寶，就不受傷震撼，仍所不免。其勢又不便避入旗門之內。溫、裴二仙也在示意相勸。一想無法，祇得帶了衆門人一同飛去。

老人也已發現旗門，飛身追來。滿擬仙陣神妙，敵人既將自己隔斷在外，神魔一滅，旗門立即縮小，必是知道有此殺手，難於衝進。哪知剛到陣前，祥光一閃，人便陷入陣內，四顧茫茫。那金光祥霞，宛如泰山壓頂，怒濤飛湧，上下四外一齊擁來。怒極之下，更不尋思，忙即施展魔法，將全身縮成一團碧光，和由血蓮萼上剛飛起時的元神一般大小，

將要自行震破。他這裏剛剛準備停當，快要發難，忽聽先前梵唱之聲越來越近，四山應和，也不知人數多少。心方一動，那陰雷已似離弦急矢，未容尋思，突然爆發。

老人原是復仇心盛，拼卻斷送數百年苦功，將在場敵人連那旗門一齊震碎。以爲煉就玄功變化，元神分合由心，勝了固可報仇雪恨，即便不能盡如人意，元神當時隨同震散，仍可收合爲一。對方那麼多的人，多少總傷他幾個。自己雖然喫虧，所煉陰魔不過當時受傷，事後卻可收攝好些修道人的真元。哪知陰雷爆發時，本身元神爲了助長威力，本應隨同雷火震散，不知怎的，竟在快化爲無量雷火血焰、四下裏飛射的這眨眼之間，猛覺身子一緊，面前一條暗綠色的鬼影閃得一閃，便即自行震散，化爲一蓬碧光黑煙，四散消滅，並未聽出雷聲。同時霞光耀眼，身外一緊，全身均被金光祥霞裹住，也未隨同震散。知道護身陰魔已被敵人消滅。如在平日，老人必定怒發如狂，忿不欲生。這時因附身陰魔已去，畢竟修煉千年，法力高深，見此情形，雖然仇恨難消，盛氣已去了大半。又見仙陣厲害，神妙無窮，自己那麼高法力，竟找不出它的門戶。心中方生悔恨，忽聽對面有人大喝道：「你那附身多年的陰魔，已被我們除去。齊道友和靈嶠諸仙念你修爲不易，委曲求全，特命門人將尊勝、天蒙、白眉三位老禪師求請到此，用極大佛法爲你化解惡孽。還不就此皈依，等待何時？」

老人擡頭一看，先前雲幄中的長幼敵人，正分立對面廣場之上，神駝乙休、猿長老、靈雲、孫南和三個未見過的少年男女也在其內。當中仍矗立着那朵血蓮萼。面前一個破蒲團上，坐定一個身材矮瘦，面黑如漆的中年枯僧。身上一件百衲衣已將枯朽，彷彿多年陳朽之物，東掛一片，西搭一片，穿在身上。有的地方似已被風吹化，露出鐵也似的精皮瘦骨，左手掐一訣印，右手拊膝，安穩合目坐在血蓮對面，態甚莊嚴。空中各立着一個神僧，正是以前嚮往的天蒙、白眉二老。同時身上一輕，再看仙陣已收，祥霞齊隱，祇剩梵唱之聲盪漾空山，琅琅盈耳。同時又發現愛女、門人已全跪下，正向蒲團上枯僧膜拜頂禮。知是初學道時，受自己魔法禁制，後來苦搜不見，也就不再理會的那個想要度化自己的和尚，當時省悟。元神正待復體，往那血蓮萼上飛去，剛剛到達，未及行法，蓮萼倏地舒開，分披向下，老人也就復體，立即飛落。方想收去血蓮，向三位禪師下拜，請求皈依。哪知血蓮萼竟收不回，光更強烈。沒奈何，祇得走向蒲團前面，頂禮下拜，說道：「弟子愧負師恩，不敢多言，望祈佛法慈悲，恩賜皈依。」祝罷一看，祇一個破蒲團在地，想是千年舊物，質已腐朽，當中現出一圈打坐的痕跡，已快深陷到底。心方驚疑，忽然身後說道：「徒兒，我在這裏，你向何處皈依？」老人忙即回頭一看，尊勝禪師已端坐在血蓮花上。天蒙、白眉二老揚手一片金霞照下，血蓮立發烈焰，轉眼變成青色，禪師頭上隨現出一圈佛光，身已涅槃化去。忽有三粒青熒熒的舍利子飛起，喫石

生、錢萊、干神蛛隨手接去。老人立時大喜下拜，更不說話，剛向破蒲團上坐定，一陣旃檀香風吹過，滿天花雨繽紛，祥霞閃處，上下三神僧連老人和所坐青蓮蒲團一齊不見，四山梵唱之聲頓寂。魔宮人衆也都悲泣起來。乙休笑道：「你們先前已得神僧點化，你們師父此去便成正果，有甚傷心？各照禪師和我所說，自投明路去吧。」

乙休說完，衆人俱都收淚應命。祇有田琪、田瑤慨然說道：「家師現往師祖昔年打坐之處，尚須三年始成正果。師妹因奉各位師長之命，必須移居天外神山。弟子等感念師恩，在家師未證果以前，實不捨離開，何況鳩盤婆師徒心懷深仇大恨，早晚必來侵害，家師定中，也須有人護法。望乞各位真人仙師恩准弟子，將魔宮封閉以後，去往家師洞前守護三年，略報深恩。祇等家師功行圓滿，再求去拜師如何？」乙休、淩渾同聲笑道：「你兄弟二人志行可嘉。令師魔孽甚重，此三年中決不安穩，我們索性成全你們吧。」淩渾又道：「老伴，可將雷澤神砂取點出來。」隨說，早由崔五姑七寶紫晶瓶內，倒了十二粒綠豆大小的紅珠，傳以用法，賜予田氏兄弟。

乙休隨向衆人道：「魔女、宮衆，我已另有指示安排。我因在銅椰島與天癡老人鬥法，幾造無邊惡孽，事後頗悔。不料這次得了赤杖仙童指點，無意中將尸毗老人度化，並代尊勝禪師、麗山七老居士了卻千年心願，同歸正果，實是快意之事。幻波他不久有難，我本來想去助易、李諸人與老怪丌南公一斗，因采薇僧朱道友再三勸阻，來時途中又遇芬陀老尼說起此事，麗山七老證果在即，也想和他們聚上幾日，併爲護法送行，祇得中止。光明境相隔太遠，你們往返需時，又不宜在期前趕去。我的意思，除申屠宏與干神蛛夫妻往助花無邪外，餘人如想回轉小南極，暫時便可無須再來，令師休寧島事完，自有使命。幻波池事雖兇險，現祇開端，你們去了，不過多殺幾個漏網妖孽，事情還是一樣。如欲前往，便須候到英瓊事完之後，在洞中相助，撤去聖姑所留五遁禁制的法物，開建仙府，始能迴轉。爲日頗長，你們去留任便。不過李洪轉世年淺，還不到下山時候，趁他師父不在山中，便在外面惹事，膽子又大，容易與妖邪結怨，最好不去，你意如何？」李洪知道諸長老均極愛他，便走向身前，拉着乙休的手笑說道：「老世伯，侄兒蒙你幾生厚愛，纔有今日。你不是常說，侄兒以前幾生，常受邪魔侵害，理應今世回報？師父不讓出門，好容易他老人家不在山中，又曾許我下山，難得有此機會。師父一回山，弟子便須守在山中，要過好幾年纔能出來走動。難得遇到這等機會，爲何不令我前去？即使妖人厲害，有老世伯在場，也不會讓侄兒喫虧，怕他何來？」乙休手撫李洪的頭，笑道：「你真頑皮膽大。我如堅執不令你去，你必不快，還當我老世伯怕事。去是無妨，卻不可和衆人做一路。你和他們聚上兩日，可去高麗貢山井天谷中尋我，就便參拜七老居士。這裏事完，你去也恰是時候。既免途中淘氣，還可得點好處。」李洪聞言大喜。

金蟬和朱文本已說定，同往小南極一行。朱文早就想念幻波池諸友，見金蟬欲言又止，恐其說出不去的話，忙先開口道：「幻波池諸姊妹久已未見，不知爲何不能早去？」乙休笑道：「此時還難明言。我看你們師徒五人全都想去，事應兩月之後。在此期中，可在西南諸省行道，一切任意而行，也許還有甚事。到了第七十天上，你五人再同往幻波池，李洪也必趕來會合，這樣便可將那潛伏東海已三百年的兩個妖邪除去。孫南隨意。靈雲速返紫雲宮，如遇小寒山二女，可告謝琳留意：如遇一個頭生肉角的妖婦，千萬不可放她逃走；如被逃走，也須追上。此事忍大師已早知道，但不肯說。我和淩道友夫妻、猿道友還要往高麗貢山去尋七老一敘。你們聚上幾時，也自走吧。」說罷，四人飛走。

靈嶠諸仙送走乙休等四人，也各告辭。內中祇宮琳、花綠綺二女仙后走，分向朱文、齊靈雲二人話別，雙方俱都依依不捨，宮、花二女均說不久還要再見，方始別去。靈雲因紫雲宮有事，又因大難之後，看出孫南道心堅定，知他想往紫雲宮一遊，便約同往，一同飛走。魔女和田氏弟兄見衆仙紛紛飛去，挽留不住。知道申屠宏、金蟬等暫時無事，再三挽留，請往東宮一敘。這時西魔宮已經全毀，法壇也被破去，祇東魔宮完好如初。衆人好些事尚不知道，又見魔宮景物奇麗，主人情義殷厚，全部應諾。朱文先向魔女請教，纔知尸毗老人原是藏族人。魔女已經七老賜名，改爲明殊。並奉乙休之命，在當地祇留七日，便用所賜靈符，飛往天外神山，去與阮徵同修仙業。此事全由乙、淩二老前輩深恩成全。

原來那日古神鳩奉了楊瑾之命，仗着芬陀神尼靈符掩護，趕到神劍峰魔宮之上，突然現身，抓破上空魔網，將困陷金蟬、朱文的魔火血焰，用所噴丹氣裹住，朝空飛遁。同時尸毗老人也已警覺，立即命田氏弟兄去追。神鳩回顧敵人追來，立將所吸血焰捨去，仗着靈符之力，隱形遁走。田氏弟兄正要行法回收，忽見血焰宛如朱虹飛墮，往下面山坳中射去，竟收不回來，好生驚奇。跟蹤飛落一看，下面乃是形如天井的深谷，四面皆山，危崖環立，當中一片三四畝大的平地，草木不生，石色如火，景甚荒寒陰森。四面崖壁上分列着七個僅容一人起坐的小洞。當中地上環列着七個蒲團，上坐七人，都是白髮如銀，年已老邁，裝束非僧非道，人也胖瘦不一。地上放着一個瓦鉢，那道血焰正往鉢中投進，一閃不見。田氏弟兄見狀，又驚又怒，剛飛到地上，正要開口喝問，七老忽然不見。再往崖壁上一看，那七個石洞中，各有一個鬚髮如銀的老者坐在其內，身上衣服破舊，面容莊嚴，彷彿入定已久。因想以前常在空中來去，從未見到過這等人物景地；師父魔光何等厲害，怎會被人收去？知非尋常。忽然福至心靈，便向正面一個年紀最長的老者躬身下拜道：「諸位老先生尊姓大名？爲何無故作梗，將我阿修羅神焰收去？」連

說三遍，不聽還言。剛要發怒，猛想起魔光與師父心靈相合，休說外人決收不去，就被制住，師父也必警覺趕來，怎會毫無動靜？越想越怪，不敢造次，二次躬身說道：「弟子奉命追敵，不曾追上，又將神魔失去，歸必受責。望乞諸位老前輩勿再爲難，感謝不盡。」說完，便聽有人發話：「你那魔焰自向我天浮杯中投到，現在你的身後，自己取走便了。」回頭一看，那瓦鉢果在原處未動，祇是空無所有。方在驚疑，又聽左壁上有人發話道：「七弟，此子不是我門中人，何必費事？由他去吧。」說到未句，聲如巨雷，宛如當頭棒喝，心靈皆震。田氏弟兄偷覷崖上發話之處，洞中老人仍各端坐，無一言動。同時瞥見上空血光一閃，耳旁又聽有人喝道：「你師父大劫將臨，回去不可多言，到時還有解救。去吧。」

說時田氏兄弟已發現那片血光在上面浮沉遊動，似是無主之物。連忙飛身直上，剛剛回收，腳底忽起風雷之聲。低頭一看，已變成一座童山危崖，方纔人物和那井形深谷全都不見，忙即飛回。

剛到魔宮，師父正與敵人鬥法，敵方羣仙相繼飛到，從此多事，始終無暇向師請問。後來去鎮魔壇，與魔女明殊說起經過，正在憂急愁慮，于湘竹忽用法寶前往暗算。魔壇根本重地，埋伏重重，何等厲害，于湘竹還未攻進，便已受傷逃走。田氏弟兄因忿于湘竹驕狂兇狠，又見外層禁制也被她破去三道，魔幡毀了好幾面，越發有氣，便令魔女暫爲主持，自己追出。不料迎頭遇見鐵姝殺了于湘竹，穿地遁走。師父傳令追擊，意欲急飛魔壇，相助魔女行法，發動地底禁制，將鐵姝困住。不料就這追敵晃眼之間，魔法未破，魔壇上卻多出前遇七個老人，另外還有兩個少年男女。魔女、宮衆已被一片灰白光影網住，剛剛收去，一個個呆若木雞，言動不得。田氏弟兄不禁又驚又怒，揚手兩股血焰金叉剛飛出去，忽聽魔女急呼：「此是麗山七老，我剛想起前生之事，不可無禮。」話未說完，魔女已先下拜。同時兩柄金叉也自落地，身上似有一片金花一閃，當時打了一個冷戰。緊跟着法壇上七老不見，卻現出一圈金光，正照在自己和全體宮衆身上。立時洞悉前因，省悟過來，佛光也已斂去。

原來魔女知道衆人雖爲降魔佛光所照，泯去殺機，心生畏懼，但好些事還不知道。同時又怕父親當此危機一髮之間，強敵又多，稍爲疏忽，便無倖免。忙去臺上重新主持，又向衆略說經過。干神蛛夫妻原奉神駝乙休之命，仗着那道青靈符來到魔壇前面守候，正愁無法入內，忽見另一魔徒隨着二田追出，遙望鐵姝飛來，立時縮退回去，立即附身同入。一到裏面，便照乙休所說，用蛛網先將魔女、宮衆困住。魔女驟不及防，正待反攻，七老忽在臺上現身。內中一個把手一揮，魔女、宮衆全被逼下魔壇，蛛網也自收去。同

時一片佛光照向身上，魔女首先省悟，想起以前幾世的經歷。餘人自從佛光照體，也都心平氣和。魔女再一下拜攔阻，全都不敢再動。連干氏夫妻也便泯去殺機。

及聽魔女說起前因，纔知尸毗老人初得道時，遇見一位高僧，便是那尊勝禪師。禪師想將尸毗老人度化，不料道淺魔高，雖然老人不肯傷他，仍被他魔法所困，受盡苦痛。禪師不稍畏縮，到第七次上，並發誓願：如不將此魔頭度化，絕不離去塵世。老人神通本大，但因禪師欲以虔心毅力感化，施展最高佛法金剛天龍禪唱，木魚之聲日夜不斷，始而因覺對方純是好意，又爲至誠所感，雖然不願歸入佛門，但也不忍殺害。後嫌梵唱之聲老是素繞耳際，無時休息，不由激怒，便施展大阿修羅法，將禪師封禁在高麗貢山一座崖洞之中。那地方大隻方丈，左臨絕壑，瘴氣蒸騰，前有高山低覆，終年不見日光，陰風刺骨，暗如黑夜，四外俱是前古森林，毒蛇猛獸成羣出沒，端的危機四伏，兇險異常。老人將禪師禁閉之後，笑道：「我本不想傷你，是你惹厭。我今將你禁閉在此，祇要悔過服輸，將我洞口所留鐵牌翻轉，立可脫身無事；否則，這裏夏有酷熱，冬有奇寒，夜來陰風刺骨，日間瘴毒蒸騰，還有毒蛇猛獸，均能出入侵害，你卻不能出洞一步。你禪功雖高，無甚法力，如何禁受，死活在你自己。」禪師笑道：「我已對你發下誓願，如不將你親自度化，甘墮地獄。否則我門下七弟子均具佛道兩家降魔法力，焉知不是你的對手？」高麗貢山中，本有七位無名散仙隱居在內，法力甚高，新近纔被禪師度化，還未披剃。起初也和老人一樣，不肯皈依，並將禪師擒去，用法力禁制，受盡苦痛，禪師始終堅持，不受搖動。七老終於悔悟感動，決計歸入佛門。因去所居茅棚參拜，發現禪師被老人擒去，大怒趕來，見面便要動手。被禪師攔阻，笑道：「你們既然志切皈依，如何又犯嗔戒？我志已定。你們如若真個志行堅定，各自回去，禮佛虔修，祇等度了這業障，便我師徒功行圓滿之時。」說時，老人已先狂笑而去。當時魔女和田氏弟兄因覺禪師是個怪人，隨往觀看，也在一旁。

時經數百年，老人始終未得所留法牌的感應，人又不似化去。老人天性倔強，始而厭惡，聽其坐困。祇有一次，行法推算，得知禪師門下七居士，每隔一百二十年，必去送一蒲團，別的全無所知，也不知如何送進。不願再往，也就忽略過去。直到三百年前，老人忽然改變心志，欲歸佛門。想起前事，覺着禪師志行堅定，大是可敬，心生悔恨，忙即趕去。哪知踏遍全山，都找不到那所在，也推算不出一點因由。因當初禪師曾說：「你這業障入魔已深，我必在你萬分危難，百死一生之際前來度你。到時，任你魔法多高，全無用處。」當時心雖疑慮，恐應前言，否則這師徒八人均在山中，怎會用盡心力，毫無蹤影，也推算不出形迹？無如素性強做，又有陰魔暗制，不甘示弱，想過便罷，直到今日。原來禪師本坐枯禪，自從被困時與七老說過一陣，由此坐關，冥然若死，從未開

口。七老雖知師父佛法日高，但見僧衣受了長年風蝕，已全腐朽，當初再三苦求，祇允每人孝敬一個蒲團。有一次七老前去參拜，蒲團已將換完，人還未醒。恐僧衣化盡，便成赤身，剛在行法禁護，禪師頭上忽起了一圈佛光。七老連忙口宣佛號，拜伏在地，當時大徹大悟，心地空靈，拜罷回去。由此七老各以元神化身，去往人間救度衆生。

乙休曾與七老見過數面，祇知法力甚高，也未說起乃師坐關之事，近纔備知底細。七老知道老人魔法厲害，所煉陰魔如不去身，終難皈依。正好乙、淩諸仙也早心有成竹，所以先將六合旗門暗中佈置，將八個陽魔先行除去，激令老人施展諸天十地祕魔陰雷來拼，乘機將他元神與陰魔隔斷。再由石生同了齊靈雲、孫南，前往禪師洞前禮拜，代將禁制魔牌毀掉，以應禪師決不自己動那魔牌的前言。七老先發出金剛禪唱，然後飛入魔壇，用極大法力，使魔壇上主幡與陰魔生出感應。再將魔法破去兩處，然後隱去。以免老人萬一陰魔禁制不住，元神必受大傷。陰魔一滅，魔壇立生反應，所有設備一起消滅。魔女和田氏弟兄雖因佛光一照，備悉前因後果，終是憂疑，仍想到壇上以全力細心主持。祇要看出老人陰雷將發，立時釜底抽薪，將那魔陣顛倒，稍作補救。

魔女正和衆人說起前半經過，忽聽耳旁有人大喝：「你等若不快走，便化劫灰了。」同時眼前金光電閃，身子似乎微微一動，定睛一看，人已落在廣場之上，正向三位神僧下拜。老人已經飛出陣來，頂禮皈依，隨同飛去。石生也同了靈雲、孫南，按照乙休指示，剛尋到禪師洞前，依言行事，將那兩面法牌取出，跪拜在地。眼前佛光連閃，耀目難睜，一晃眼間，自己已在西魔宮廣場之上，天蒙、白眉也突現身。衆人說完，均覺佛法無邊，讚仰不置。

魔女一面和衆人說笑，一面早命侍女設下盛宴。衆人見山珍海味，琪花異果，羅列滿前；所有桌椅器皿，全爲珊瑚明珠、神金寶玉所制，五光十色，耀眼欲花。雖然久斷煙火，偶一爲之，原無妨害。加上魔宮酒食味美絕倫，也各食指大動，暢飲起來。李洪笑道：「這麼多的好器皿，過幾天都拿來埋葬毀掉，有多可惜！」朱文笑道：「你這小和尚不守清規，又犯貪、癡兩戒。你師父知道，日後許你下山纔怪。」李洪笑道：「這些東西我又不要，我是愛惜物力，想把這些東西做阮二嫂嫁妝，帶往天外神山，暫時作爲佈置嫂嫂們的新房點綴，將來請我喫喜酒好看。趕上需錢救災，隨便拿兩件往人間變賣，便可救上不少的人。自來成物不可毀傷，明珠豈應埋藏？殺孽與毀物，同是罪惡。佛法慈悲，原極廣大，你當祇有血氣的東西纔值愛惜麼？真正欠通呀欠通！」朱文知他暗點自己與金蟬海外同修之事，此事尚未奉到師命，祇在出困後聽崔五姑暗中示意，恐被外人聽去，面上一紅。魔女情癡，人又素來大方，前聽阮徵說李洪是他屢生患難骨肉之交，

見他小小年紀，這高法力，先自心喜。再聽喊她二嫂，不但不以爲忤，反倒高興。笑道：「洪弟，仙人不似俗世夫妻要設新房，這些東西本定帶去。你如光降，我和你阮二哥必定請你儘量痛飲如何？」李洪轉對朱文道：「你看，還是我二嫂好。」朱文恐他再說別的，裝不聽見，起身走向一旁。金蟬忙朝李洪使一眼色。李洪還想說時，申屠宏覺着李洪雖然歷劫九世，今生畢竟年幼，童心太盛，這等童言無忌，終非所宜，也使眼色禁阻，李洪欲言又止。朱文心雖不快，其勢不便和金蟬反口，單獨行動，悶了一會兒，經衆一陣說笑，也就岔開。

田氏兄弟本留衆人住滿三日再走。申屠宏掛念花無邪安危，惟恐去晚爲二番僧所傷，雖是應有劫難，早到比較要好得多，首先同了干神蛛夫妻告辭，起身飛走。第三日，金蟬忽想起，自從離開金石峽，便往北極陷空島求取靈藥，被陷空島主誘入地璇宮，誤走子午線，直飛小南極光明境，開府天外神山，一直有事，尚未回山去過。那金石峽，乃道家西南十四洞天之一，地名又與自己暗合，必有原因。離山多日，洞中尚有黎女雲蘿娘和乃弟雲翼，石生新收弟子韋蛟，在彼守候，定必盼望。還有淩雲鳳門人沙佘、米佘在內養傷，經過陷空島靈藥醫治，當已痊癒。更有云鳳誤殺雷起龍，與人結仇之事，尚還未完。同門師妹，又有海外相助之德，雲鳳法力未必是那女仙對手，何況對方爲夫報仇，又非妖邪一流，豈容坐視？金蟬心料雲鳳如不往投鄭八姑，便是送還古神鳩後，向神尼芬陀、楊瑾師徒二人領了機宜，回往金石峽，醫好沙、米二小，仍在自己洞中守候，也說不定。乙、淩二位老前輩最愛七矮弟兄，遇事每每暗示仙機，事前卻不明言。否則他們明知光明境仙府新開，幻波池之事應在七十天後，此時飛遁神速，極光太火之險現已減少十之八九，儘可從容來往，爲何示意不令回去，並還限定在西南諸省行道？其中必有深意，便向衆人說了。

石生早就想念門人韋蛟，祇爲連日無暇，主人又再加挽留，情不可卻。心想時間頗多空閒，正好就便回轉金石峽一趟。本定離開魔宮時，再告金蟬諸人，聞言自是贊同。李洪喜道：「蟬哥，你那金石峽我未去過，也想跟去看看。如果真好，你們有天外神山靈境仙府，要此無用，將來我下山後，如我找不到好地方，借與我吧。」金蟬笑道：「洪弟樣樣都好，就是人太天真，童心甚重。乙老世伯命你往見麗山七老，必有深意。我因小神僧阿童隨同我們一起三數年，出力甚多，自身卻受重傷，雖然因禍得福，反而增長道力，畢竟喫了一場大虧。現被他師兄采薇大師朱世叔帶回山去。依我本意，還想先往雲南石虎山看望他一次，再轉金石峽，往返少說有好幾天。明日你便須去見七老，如何能來得及？你如暫時不去，這座金石峽，就是師命有用，不全送你，也必把那最好的地方與你留下。不比匆匆往來，走馬看花強得多麼？」李洪故意把嘴一噘，負氣說道：「蟬

哥，你現在討嫌我麼？」金蟬和他弟兄感情最好，以爲他真個負氣，忙走過去抱住他的肩膀，笑道：「好弟弟，你莫多心，我如何會嫌你？既是一定要去，我們先往金石峽，然後再往石虎山如何？」李洪笑道：「原來蟬哥還是對我好，沒有因爲……」底下話未說出，朱文便接口埋怨金蟬道：「本來是你不好，洪弟難得下山，聽你有這好地方，欲往一遊，如何攔他高興？你有天外神山那好地方，親生兄弟，便將金石峽全送與他，也不爲過，說甚分居？我要是洪弟，寧肯無處棲身，也不要了。」李洪笑道：「原來文姊姊也對我好，那我不去也罷。我本是說着玩的，共祇一天半日的工夫，如何能趕得上？」說時，瞥見田氏弟兄嘴皮微動，似有話說，笑問：「田大哥、田二哥，有甚話說？」

田氏弟兄因見李洪法力甚高，人卻是個幼童，相貌又生得玉娃娃也似，言動十分天真，老是一臉笑容，自從初見，便對心思，再一相交，越發投契。同聲笑答：「我弟兄因奉乙師伯密令，本說引進采薇大師門下，先命明日起身。嗣因愚弟兄感念師恩，向其求告，欲等家師飛昇之後再去，此時想起，先持乙師伯的書信前往拜師，再向大師求說，回到這裏守候家師飛昇，必蒙允許。諸位道友如先往石虎山，愚弟兄也同了去如何？」